



渐行渐远的母校

■ 鲁延福

转眼间，从安康师范学校毕业已经20多年了。当年的毛头少年已近不惑之年，母校也在发展大潮中不断转型成长——具有近百年建校历史的安师在2004年与另外两所中专学校整合组建成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母校安师在为山区培养了两万多名优秀教师的辉煌成就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真正引起大家对安师无限怀念和感慨的，大抵是在安师校园作为新的用途之后校门被拆除的那一段时间。校友们经过育才路1号这个在人生轨迹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地方，面对新的标牌、新的建筑、新的面孔，突然意识到——安康再无安师，母校渐行渐远，你我已不再少年。

说起安师，一定要说说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秦巴山区的大农村在改革开放春风拂下，温饱问题逐渐解决，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愈加强烈，广大学子通过刻苦学习跳出农门的希望被重新点燃。我生活的那个小山村，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电、不通水，“出门靠走、通讯靠吼、看门靠狗”是真实的写照。那时候，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孩子较多，每个村子都有一所民办小学，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间教室是村办小学的标配。至四年级以后，就升入乡中心小学。中小学离县城也有100多里的路程。那时候，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了解来自于安师毕业的老师、在外求学的学子以及外出务工人们的口口相传，对于理想追求、人生规划单纯而又简单。那时候，初中毕业考试在制度设置上是先进行毕业考试并作为参加中专考试的资格预选，再参加升入高中的考试，最后在7月高考之前进行全省中考，农村学子考上中专学校，就意味着跳出农门，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里刨食。那时候，由于高考尚未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农村家庭经济尚不富裕，穷怕了、苦怕了的农村学子和家长大都本着“隔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的理念，没有勇气和底气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虽然层次更高但前程未卜的高考上。在我们老家，即便是邻村也有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学长做榜样，但是，在家长的眼里，考取中专和在清华上大学似乎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贫穷和闭塞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和梦想。在这种背景下，受当时政策导向、信息来源、个人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考取中专学校是绝大多数农村学生求学成才的最高目标，评价一所农村初中质量是否过硬，中专录取率是教育行业乃至社会评价的刚性指标。

安师校园生活亦丰富多彩。从早到晚满满当当，从春到冬色彩斑斓。清晨6点半起床，先上早操，再到教室晨读，然后吃早餐，进入正常上课时间。晚上7点准时夕会，各班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夕会过后，再上两个晚自习是一般是班主任和班委会安排一周工作，对表现好的同学进行表扬，对不守纪律学习退步的现象进行批评。四月，校园田径运动会如期开幕。开幕式隆重而热烈，各代表队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喊着口号鱼贯入场之后，舞蹈队、腰鼓队、体操队、武术队你方唱罢我登场。霎那间，操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队伍里，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运动会一般持续一个星期，短跑长跑、铅球标枪、跳高跳远，项目多样，参与者众。奖项设置也极为讲究，既注重比赛项目的奖励，也注重团体精神的奖励，还注重精神文明的奖励。比赛期间，鼓励各班向组委会投稿，在赛事进行中广播。激昂奋进的音乐，激烈精彩的竞赛，激情澎湃的文字，激动人心的时刻，构成了校园运动会的特有元素。我不擅体育，竞技场上不能一展身手，但我也发挥优势，积极投稿，每届运动会都会给班上争取精神文明奖，也算是尽了绵薄之力。

校园的秋冬则比春夏更有意思。夏天是毕业季，赶上陕南多雨闷热，加上离别的感伤，总是给人以淡淡的愁绪。秋冬就不一样了。秋季新生刚刚入学，一切都是

新的，一切都刚刚开始。十月金秋，校园之秋歌咏赛闪亮登场，歌声响彻校园。冬季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万米越野赛。也是在比赛之前就要进行训练。安康的冬天，江风凛冽，空气湿冷。早上六点就被叫醒，班主任准时在校门口等候，先是在操场上训练，到了临近比赛，我们开始在大桥路训练。晨跑还是有危险的。一方面来自寒冷的天气和高强度的训练，一方面来自外部治安环境。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们跑到水西门后，一名女同学爬上河堤，发现一帮小年轻正在堤上坐着吸烟，吓得这名女同学急忙飞奔下来，气喘吁吁的用僵硬的白河口音向同学们告诫：“别上去，上面有小痞子，他们在绷烟头！”多年以后，大家每每聚会，都会模仿她的样子开心一番。还有一次，下午时分，我们朝香溪洞方向跑步训练，返回的时候，天色渐暗，我们两个男同学正在下山的时候，突然遇上两个拦路要钱的小痞子，其中一个同学趁其不注意夺路而逃，留下一个没有办法，只好好言相告：“大哥，我们在训练，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待我下次遇到你一定给你奉上。”小痞子见无利可图也只好做罢，临走时问刚才溜了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同学略加思考，给留了一个其他班的体育健将的名字。后来听说，该体育健将在教室痛打了一个外来的小痞子，不知与我那同学是否有关。

怀念安师，最难忘的还是老师和同学。在安师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是班主任夏景梅老师，她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齐耳短发，身着职业套装，干练优雅。进入安师上学时，我刚刚14岁，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夏老师的言行举止对我无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夏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教我们文选课。由于从小喜欢诗歌散文，便很快引起了夏老师的重视。我的第一篇文章在安康日报发表后，她第一时间在教室宣布了这一重大喜讯，给我以后的写作爱好给予了极大鼓舞。同学们都说夏老师对我是偏爱的。一次文选课上她正讲着戴望舒的《雨巷》，当是窗外细雨蒙蒙，教室外面的一丛竹林在雨中显得更加青翠，枝头上两只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顺着窗外望去，不知不觉的望出了神，以至于夏老师提问喊了三次我都无动于衷。当同桌把我从出神的思绪中叫醒时，我已经慌张得不知所措。大家都看着夏老师怎么对我雷霆大怒时，却见夏老师微笑着走到我的身旁，调侃着问道：“你目不转睛地望着左前方，是不是也在思念你的丁香姑娘？”恰巧前排女同学那几天请假，顿时让人百口莫辩，彼时的心情岂是一个紧张可以形容的？

难忘的老师和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

放学遇到程家兴校长骑着永久牌加重自行车时我们远远躲开却又好奇不已的邂逅；校园之秋歌咏比赛必呈副校长极具专业素养的合唱指挥和指导；小提琴老师王晋康先生步入课堂的蹒跚脚步和上课时略带喜感的认真；教务主任张宏社老师在教学教务安排时坚持从实际出发真心关爱学生的情怀和担当；学生科长刘瑞江老师整天嚷着把处分记入档案却在毕业时宣布一笔勾销时的惊喜……都在记忆的长河留下深刻印象。难忘的还很多同学和校友。我的老乡学长杜世军，笔名渡心河，是当时安师很有名气和成就的校园作家，上学时就在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发表文章两三百篇，如果说我在文字上有些兴趣爱好的话，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世军老兄的鼓励和指导。那个时候，周末还是相对轻松的，我整天泡在他们的教室和宿舍，谈文学、谈理想、谈未来，在他的悉心帮助下，我的第一篇文章得以在安康日报发表，极大的激发了我的文学梦，虽然因为才疏学浅，没有圆了文学梦，但却培养了自己的爱好，也提升了综合素养。同是95级的同学张治平也是终生难忘的好友。治平同学是我们这一级的学生会主席，性格沉稳，少年老成，我们在程必呈副校长的支持下，在学校成立“笑艺乐团”，组织几十名音乐爱好者利用课余时间强化训练、开展活动。毕业后，治平老兄在宝鸡教育学院深造，后来分到旬阳一所初中任教，深受师生欢迎。令人无限惋惜的是，事业刚刚起步，他却身患急症，不幸英年早逝。百年建校历史，培养了许许多多安师优秀校友，既有政界精英，也有商界翘楚，更多的是默默耕耘在山区教育一线的辛勤园丁，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安师校友，刻苦钻研，苦干实干，很多校友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省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层出不穷，成为了支撑山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奉献，都在各行各业展现自己的才干才华。

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过去的成就不再代表现在的实力。一代代安师校友在时代进程中，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大浪淘沙，铅华褪尽，有的继续勇立潮头，引领潮流；有的甘守平凡，默默奉献；有的徘徊迷茫，不知所措。怀念安师，就是为了怀念过往的历史，怀念那个时代那段岁月我们曾经的初心与努力，怀念那个历史背景下母校安师给予我们的一切。怀念安师，更是为了找寻初心，立足新的起点，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以奔跑的姿态，不断前行。

一年之初，立春时光，日渐长，夜渐短。雨水听雨，河湖摇曳静谧，波纹动漫潋滟。惊蛰响雷，绿动寂寞大地，催开草木枝头放蕾。春分天下，蓝天不再独守一方，暖阳照得人世敞亮，城乡启活了心灵家园。光阴的诗笺上，嫣然记载着一朵朵美丽，看春雨落了，吻春风暖了，感恩光美了。此间好多好多温情的依恋，此中许多许多牵挂的爱意，无时不刻在心里芬芳馥郁着。纵是，一些心绪，一些担忧，触摸了忧伤，而那细密含苞的花蕊里，由淡而浓地开着期待的馨香。岁月总是情长，山水终会重逢，寒暖在此分别，芬芳呢喃的字里行间，正在书写如歌的春天。

春分时节，山城的街头巷尾尽是暖光，乡村的南北两山生机盎然，一向好好的日子似乎从这里分始。树木纤秀的枝条上，悄然炸开一簇簇新绿；一个芽苞的裂爆，分化出四五片叶子，坦然地沐浴春晖，强劲地伸展躯体，尽情地舒畅心神的春日。这片土地上，雨已经来过，雷已经鸣过，山梁就渲染成了一片碧绿；春梦的每一片叶子，是那样地开怀呼吸，自信地微笑。

居家推窗，一股清香涌满屋子。沏一杯清茶，青绿摇曳静好的时光，心思便行走在春色里，静静呼吸芳草的清新，脸上溢着素洁的靓丽。我只想，在这个清爽明媚的节气里，与生命的使者一同聆听那一树树花开，遥想千姿百态的山峦河流，终是让生命成歌，亦让天使如花。

爱上一座城，这个春天，无论在谁的眼里，都是个明媚的字眼。谁都知道，春季里，所有的城市都是一道生动的风景，一座熟悉的炼宅，一段永远的慕恋。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从内心肺腑发出的，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前因，无关风月，就是爱了，还执着地赤诚追寻！爱上大自然，这样的季节，千花百卉争明媚，汉江月河恋两川。岸柳青青，莺飞草长，少有小麦拔节，遍地油菜花香，桃红李白迎春黄。我们该在凤凰山那片新绿中拔蕨菜，我们该在观音河水库大坝上放风筝，我们该在这一方生命的田野上耕耘。

民间风俗，甚重时光分节，总将“春分”视为一年的伊始之日。古时春分日，有竖蛋、吃春菜、踏春光、祭神日等很多的民间风俗。“春分到，蛋儿俏”。据史料记载，春分立蛋的传统起源于4000年前的中国，以庆祝春天的来临。古传“立蛋”非春分这天不可，因这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南北半球昼夜时间相同，时间的平衡也是鸡蛋站立稳定性最好的平衡，这就影响传播成了世界各地人都喜欢立蛋的游戏。预示托起春天，立兆丰硕年份！演化到宋代春分立蛋，立的不在蛋本身，而意在立蛋之人，立的是恒心和毅力，立的行端正。俗语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生的道路多不平坦，不急不躁，踏踏实实，才能走的好，走的远。

移民文化浓厚的汉阴，过去春分时还流行犒劳耕牛、祭祀百鸟的风俗。缘由时至春分，耕牛即刻开始一年的劳作。农人以糯米饭团喂耕牛表示犒赏，民间善言者还挨家送“春牛图”，说些春耕不违农时的吉祥话；做糯米饭圆放置田头地边赏赐百鸟，感谢鸟鸣提醒农时，祭奠鸟类不要啄食五谷，以祈祷丰收之年。

陈绪伟

春分听花开



春天里的等待

■ 候少

和你分开
天就黑了
雨下在窗外
雪还迟迟没有来

这个夜有点漫长，
太阳的光啊
照不进来
我们都在等天亮

天亮了
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你踏着云来
你乘着风来

二
多想穿过黑夜
抱抱你
给你安慰
也给自己

不知道天何时亮
燕子从哪个清晨返回
整整一天
都窝在沙发上
等春天的邮差
送来消息

白炽灯在天花板上摇曳
小太阳泛黄的光
照着桌上的风信子
窗外大路上
偶尔传来的声音

是你
不是你

三
窗外是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
可再强的阳光
也穿透不了厚厚的围墙
这漫长的黑夜啊
已不知沉睡了多久

我等在黑夜的中央
想起你说的那句话
每一个黑暗的出口
都有一个光明等在前方

希望如约而至
不止是春天
还有天亮以后
春天里
你的吉祥和安康



第1200期

春分
杨熙作

我还能做点什么

东敏

一夜之间化龙山再次雪白
此时，松枝枯草是干净的
积雪下的黄连和独活是干净的
树枝上跳跃的松鹤
以及高空里翱翔的雄鹰
它们都是干净的

可世界并不因为一场干净的白雪
而停止焦灼

从卧室到客厅
从客厅到书房，再到厨房
我坚持着每天周日复始的旅行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
我还能做点什么

寂静的街道，安静的小区
几只飞鸟在树枝上落下来
隔窗吹着口哨

这一刻，我知道
焦灼也是无力的
我只能无力地在世界的焦灼里
独善其身，完善自我

拐

蔡森

来展现形象，没有两支拐枣能长得一模一样的。拐枣的果肉饱满，乳汁丰沛，刚刚成熟的时候还略带一点点涩味，但是经冰霜一冻就十分香甜可口了。

拐枣在过去是很受重视的，腊月间亲朋好友送礼送拐枣在我的故乡算得上是一份大礼了。一来拐枣味美，二来是因为拐枣并不是很多，都是一些大户人家或者家境殷实的家庭所独有。

有一年我的三姨回娘家，带回来一大箱拐枣给外公。外公分了一些拐枣给我们几个小孩子吃，他自己倒是不怎么吃拐枣。而是把拐枣放入他经常喝的药酒之中。我知道外公的腿脚一直不好，尤其是到了

天阴下雨的时候，总是疼痛不已。说来也神奇，自从外公喝了用拐枣泡的药酒以后，外公的腿脚倒是没有以前疼痛的那般剧烈了。

后来，我渐渐知道拐枣不仅可以直接生吃，还可以加工酿成拐枣酒，更为醇厚。近年来听说邻县的拐枣酒发展势头不错。我虽然在外地，但是还是忍不住网上下单购买拐枣和拐枣酒。尤其是霜降一过，父亲也总是在电话中督促我赶紧为他购置拐枣。

拐枣在陕西盛产于陕南一带。在《陕西通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南山（秦岭）有万寿果，叶如枫，实稍细于箸头，两头横拐，一名拐枣。紫红色，九月成熟，盖枳椇也。”可见

拐枣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啊。《史记》中也有“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市夜郎”的记载。其中拐就是拐枣。

来拐枣浑身都是宝。拐枣树的材质坚硬，便于加工，内部纹理也十分美观，用拐枣树做家具好看耐用，而且还透着一份清香，十分宜人。拐枣树的枝叶，既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入药；拐枣本身就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营养价值和医药价值。拐枣可以熬糖，可以酿酒，也可以治疗很多疾病。过去村里的老人都还保留着拐枣入药的秘方，在清热解毒、祛湿平喘等方面往往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今我身在他乡，从家乡邮寄过来的拐枣，更像是一箱沉甸甸的老酒和乡愁。

